

徐哲身／著



晚清二杰

上部
●
战天京

曾国藩：

儒生半世，投笔从戎。终以知人之明、谋国之忠，成为晚清中兴名臣之首。

左宗棠：

大器晚成，戎马一生。先平太平天国，再除西北疆乱，帝国不屈的鹰派，晚清不垮的脊梁。

彭玉麟：

以寒士之名，创建湘军水师，军功卓著。为官清正，严惩腐吏，『彭公一出，江湖肃然』。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

上部·战天京

晚清三杰



徐哲身 /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晚清三杰. 上部, 战天京 / 徐哲身著. — 北京:

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205-0466-9

I . ①晚… II . ①徐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—清后期—通俗读物 IV . ① K252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83536 号

责任编辑: 梁玉梅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: 100142

电 话: 010-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81136655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6 开

印 张: 23

字 数: 376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出版说明

晚清时节，中国陷入多事之秋。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，西方殖民者入侵震动朝野。面对内忧外患，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彭玉麟挺身而出，安内攘外，为维护大清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本书从曾国藩的出生写起，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主线，详尽地描绘了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彭玉麟三人不平凡的一生，揭示了王朝末年当权者之间的倾轧，揭露了太平天国运动领导层的分裂。

书中时间跨度较大，涉及人物众多，关系错综复杂，形势变化万千，情节跌宕起伏，场面波浪壮阔。但是作者取舍有度，详略得当，“凡他书已载者，不厌加详；他书未载者，叙述尤尽”，叙述如行云流水，无不通达晓畅。

作者徐哲身，出生于晚清年间，活跃于民国早年，他的思想认识、眼界视野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，官场人物的秘闻逸事自不待言，亦有神仙鬼怪、法术妖术等事点缀其间。对于官场人事，作者为其阶级立场、封建意识及资料来源所限，道听途说者有之，失之偏颇者有之，观点亦难免瑕瑜互见，请读者择益而取之；对于神怪妖法等事，其描写过于荒诞、离奇者，在不影响叙事的情况下本书做适当删减，亦请读者明鉴。

自序

余自六龄就傅，即喜为诗，二十游泮后，始识诗者持也。兴观群怨，范围弗过，品汇事物，曲成弗遗；其大指达于书，通于易，可以从政，可以处变，可以发乎天地之情，可以舒乎山川之气；然能感觉上智，不能感觉下愚。

若夫挽救浇风，医治薄俗，其维村妇牧竖、走卒贩夫，人人能读之通俗小说乎。余既有鉴于斯，乃废举业，而以稗官自任，以故两应乡试，皆未获售。光绪戊申，纳粟末职，听鼓苏垣，名虽已入仕途，仍以我行我素为务；举凡胜朝掌故之学、清室治乱之源，远稽史籍，近咨舆论；征集较为详实，有益世道人心之事，一一笔诸手册。同僚揶揄，妻孥讪笑，咸置枉闻。积月而年，册乃渐厚，私心窃喜，可展夙愿。先是稟到之日，三吴人士，因余薄负虚名，乐与为友，旋即邀入白雪诗社，养花轩诗钞所成，知是时倡和之功焉。某月日，偶题寒山寺壁云：诗心此日何人会，独听寒山夜半钟。见者目以为狂，独泉唐之陈子蝶仙，力排众议，颇觉许可，乃结文友。后余凡有诗文小说之作，辄向蝶仙请益。蝶仙亦语人曰：徐某言情之笔，吾堪与敌；若写宦途人物，吾或逊彼一筹。有人传述斯语，余益自勉。不图言犹在耳，而岁月云迈，余与蝶仙，两鬓皆皤，各具龙钟之象矣。唯蝶仙因有家庭工业社之设，久已脱离文字生涯。余虽依然故我，一事无成，犹幸久为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之古语所激励，只需一支秃管尚存，斯志永久不懈。去岁春天，以某老友之介绍，得识大众书局之樊剑刚君，遂有订撰《曾左彭三杰传》之约。本书宗旨，乃以曾、左、彭三氏之奇闻秘史为经，复以道、咸、同、光四朝之循环治乱为纬；他书已载者，不

厌加详，他书未载者，叙述尤尽。

且先君子杏林方伯，亦于“红羊”一役，追随川督刘秉璋太夫子，先后凡三十年，非第目睹曾、左、彭三氏之一生颠末，即其他之中兴名臣、拨乱骁将，莫不共事多年。

暇时庭训之余，常谈“天宝”故事，余既耳闻已熟，又与平时手册所记，一一吻合；余文虽陋，尚无面壁虚构之嫌，益以老友二人，代为详评细注，补余不足之处，尤非浅鲜，纵多丑女簪花之诮，或少齐东野语之讥欤，书将出版，爰赘数言，即以为序。

时在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三日，
刘谿徐哲身氏序于上海养花轩小说编辑社

目录

自序	/1
第一回 救奇灾全家入水 得预兆江氏产子	/1
第二回 嵌字联生离死别 落叶赋阴错阳差	/8
第三回 壮士卖妻引命案 官场暗斗争圣宠	/15
第四回 侠妓巨眼识才人 英雄倾心结奇士	/22
第五回 逗鸦片幕府求情 中鱼雷军门殉难	/29
第六回 胡以晃拳毙恶霸 洪宣娇怒嫁情郎	/36
第七回 弄玄虚两蛇入穴 办团练双凤来朝	/43
第八回 动热肠计援要犯 出恶气手刷淫娃	/50
第九回 洪秀全金田起义 谭绍洸铁岭鏖兵	/57
第十回 乌兰泰金蝉脱壳 张奋扬誓死效忠	/64
第十一回 云山尽节全州道 达开求贤新旺村	/71
第十二回 秀成辅佐遭冷遇 钱江献策振军心	/78
第十三回 围魏救赵乱敌阵 洞房花烛劝夫君	/85
第十四回 张国梁投效授职 江忠济贪功亡身	/92
第十五回 创官制封举义人 练乡团挡太平军	/99

第十六回	国藩单求郭意诚	宣娇拟殉萧朝贵	/106
第十七回	睹耳语众将起疑	掷头颅孤孀遇险	/113
第十八回	城粮短缺食腐草	神人相助扶乩灵	/121
第十九回	邑令蓄心荐幕客	丫鬟有意做红娘	/128
第二十回	梦中公瑾授兵书	重病夫人传遗嘱	/135
第二十一回	任水师保全湘省	遵秘计攻克岳州	/142
第二十二回	宝石奇文显太平	鲁莽渡江逢劲敌	/149
第二十三回	獬面血战武昌城	秀全顺意封将王	/157
第二十四回	李金凤代父复仇	彭玉麟寻师问难	/164
第二十五回	谈理学实益人心	壮声威伪装狗眼	/171
第二十六回	制台携姬援小舅	营官冒死抢尸首	/178
第二十七回	防心腹深谋远虑	借天象洋人中计	/185
第二十八回	冯兆炳别母投军	陆建瀛诵经退敌	/193
第二十九回	城破日和尚得利	定金陵天皇奢靡	/200
第三十回	享乐洪主取中策	无知徐后遭鞭答	/208
第三十一回	塔齐布选拔营官	李续宜诱杀敌帅	/216
第三十二回	为母祝寿遭斥责	面上增辉认义母	/223
第三十三回	胡林翼左右逢源	左宗棠因祸得福	/230
第三十四回	妇人多言遭身戮	兄弟远道示军谋	/237
第三十五回	林翼修书悲将佐	国藩洗脚戏门生	/244
第三十六回	论人才述文王卦	练侦探抄敌国书	/251
第三十七回	林威王称兵进谏	易太守举室全忠	/258

目录

第三十八回	钱军师遗书归隐	曾大帅奏报丁艰	/265
第三十九回	刘丽川兴兵上海	曾国华遇险三河	/272
第四十回	不欺邪人欺正士	无可责父责娇儿	/279
第四十一回	曾大帅口吞上谕	鲍将军画圈求救	/287
第四十二回	李秀成神机妙算	曾国藩惨遭溃败	/294
第四十三回	老家仆舍身救主	章文案谄谎成真	/301
第四十四回	曾国荃畅议国事	彭玉麟狠心斩子	/308
第四十五回	左宗棠陈援浙策	潘鼎新荐克敌方	/315
第四十六回	宣娇靥颜求媚药	树德献计听空坛	/323
第四十七回	踹敌营将门有子	得怪梦温氏成神	/330
第四十八回	忠良温家身皆死	沦陷城民遭屠杀	/337
第四十九回	发热发狂失要隘	忽和忽战惧外邦	/344
第五十回	西太后垂帘听政	彭玉麟诚心辞官	/351

第一回

救奇灾全家入水 得预兆江氏产子

民元至今，仅不过二十个年头，为何尝久远，不知现代的人们，怎么竟会对于有清一代的政治沿革，社会状态，俨同隔上几十世，过了几百年一般。就是我们这班小说家之中，也有几位记载清末一切的掌故，仿佛视为代远年湮，没甚典籍可考，往往略而不详。例如“红羊”一役，清室方面，也曾出过几个中兴功臣，太平天国方面，也曾有过几个革命种子，如此一件空前绝后的大案，理该有几部极名贵极翔实的作品，流行世上，好给后之读者，明了当时的实在情形。岂知坊间此类书籍，虽如汗牛充栋，按其实际，大半都是各执成见，莫衷一是，甚有偏于太平天国方面的，动以“满奴功狗”等字样，加诸中兴功臣头上；偏于清廷方面的，复以长毛发逆等名词，加诸革命种子头上。其实好的未必全属甲方，歹的未必全属乙方，但在执笔之人，根据真相，依事直书，即是一部有价值的野史。

不才有鉴于此，敢以先世闻见所及，本身考据所得，即从“红羊”之事为始，清室逊位为终，既不抹煞双方之长，也不掩饰双方之短。他书已有记及的，不厌加详，他书尚未搜集的，不嫌其秘，事无巨细，一定和盘地托将出来。不敢就谓此胜于彼，只求生我后者，有部较为详尽的参考书籍可读，或不致再去

坠入五里雾中，便是我辈做小说的天职。

论到清朝的中兴功臣，当然要推曾国藩曾文正公为首，因他除开平洪伟绩之外，还是一代的理学儒宗。当清兵入关的时候，有个名叫曾孟学其人，是由外籍迁入湖南湘乡县大界里中居住的。没有几久，旋又移居后来曾国藩诞生的那个白阳坪地方。这位曾孟学，就是曾国藩的七世祖，嗣后孟学生子，叫作元吉；元吉的仲子，叫作辅臣；辅臣之子，叫作竟希；竟希娶于彭氏，彭氏有子，叫作玉屏；玉屏别字星冈，娶于王氏。王氏生子三人：长名麟书，别字竹亭，娶同县江沛霖之女江氏为室；次名上台，早年夭折；三名骥云，娶于郭氏。

嘉庆十五年庚午，曾国藩的高祖考辅臣，高祖妣某氏，曾祖妣彭氏，都已先后下世，独有曾祖竟希，年虽六十有九，尚极健旺。

这年元日，星冈率领全家，去替老父叩岁，磕头之后，又诚诚恳恳地禀说道：“我们虽是一份半耕半读的人家，只是父亲的春秋已高，务求就从今天的一岁之首为始，不必再去躬亲垄亩；这座门庭，应由我们这班儿孙支撑才对。”

竟希听罢，暗忖儿子本懂医道；长孙已经进了秀才，人又能干，亲戚朋友里头，相打相骂，只要他去一讲，马上了结；次孙虽是老实一些，现在的家务，原是在他照管。他们既来劝我，总是一点孝心，似乎应该答应他们。

竟希默想一过，便把他那脑壳一连颤动几下，既不像点头，又不像打瞌睡，不过星冈等人是瞧惯的，早知道老人已允所讲，大家很觉快活。

这样的一混数月，星冈的医生收入，倒极平常；竹亭出去替人讲事，管管闲账，反而优于乃父。

原来前清有个陋习，大凡乡下土老，不论贫富，最怕见官。每村之中，总有几个结交胥吏、联络保正、专管闲账、从中渔利的人物。这等人物，俗名地蛀虫。一要人头熟悉，二要口齿伶俐，三要面貌和善，四要手段狠辣，五要腿脚勤健，六要强弱分清，七要衣裳整洁，八要番算来得，九要不惜小头，十要不肯白讲。

竹亭既承此之乏，自然未能免俗，因此他的谢礼越多，身体也就越忙。竟希、星冈、骥云三个，本是忠厚有余、才干不足的人物，只晓得竹亭在外，替人排忧解难，大有披发纓冠之风，借此得些事蓄之资也不为过，星冈索性除了医务之外，每天只是陪同老父，在那藤廊之中承欢色笑。

这天正是庚午年的端午节，星冈侍奉老父午餐之后，因觉天气微燥，还是那座廊下有株直由檐际挂到台阶石上，数百年的虬藤可以蔽住阳光，便扶老父

仍到那儿，一把瓦壶，两柄蒲扇，恍同羲皇上人一般，父子两个开话桑麻。

竟希这天因为多喝了几杯酒，高谈阔论了一会，顺手拿起那把瓦壶，送至嘴边，分开胡子一口气咕嘟咕嘟地呷上几口。刚刚放下茶壶，偶尔抬头一看，只见屋角斜阳照着那株虬藤深碧色的叶上，似有万点金光一般，不觉心下一喜，想起一桩事情，先用左手慢慢地捻着那胸前的一部银髯，又用右手的那柄蒲扇，向那虬藤一指道：“这株老藤，也有一二百年了。从前有个游方和尚，曾经对我说过，此藤如果成形，我家必出贵人。你瞧此刻这藤被风吹得犹同一条真龙一般，张牙舞爪，立刻就要飞上天去的样儿，难道和尚的说话，真会应在我们麟书身上不成？”

星冈听说，也觉喜形于色地答道：“但愿如此，只怕他没这般福命好。”

竟希还待再讲，陡然听得外边人声鼎沸，似有千军万马杀入村中的情景，急命星冈快去看来。

星冈刚刚立起，就见长孙媳妇江氏满面赤色地奔到他们面前，发急地说道：“全村突发蛟水，太公公快快避到媳妇们的楼上再说。”

江氏只说了这句，陡见一股洪水早已澎湃的几声，犹同黄河决口般地涌进门来。霎时之间，平地水涨数尺。那株虬藤首先浮在水面。那些瓦壶什物跟着余了开去。星冈素来不知水性，连连抓股摸腮急得一无办法。幸见他的老父已经爬了起来，站立凳上，可是凳脚又被水势荡得摇摇不定。生怕老父跌入水去，此时只好不顾男女授受不亲之礼，急命江氏驮着太公上楼。江氏素娴礼教，听见此话，神气之间，不觉略略一呆。

星冈恨得用力跺脚道：“此刻紧要关头，顾不得许多。”

谁知他和江氏两个早已半身浸在水内，刚才发急跺脚的当口，早又激动水势冲了过去，险些儿把那高高在上、站立凳上的一位老人，震得跌入水去。

此时江氏也知事已危迫，不能再缓，只好两脚三步，在那水中走到她太公跟前，驮着上楼。星冈、王氏、郭氏三个，也已拖泥带水地跟了上来。

竟希就在江氏房里坐定，一面正想去换湿裤，一面又去问着郭氏道：“你们大伯本不在家，你的男人，怎么不见？”

郭氏赶忙答道：“他去替太公买办菜蔬，怕是被水所阻，不能回来。”

竟希连把额头皮皱上几皱，不答这话，且把换裤的事情似已忘记，忙去推窗朝外一望：猛见一座白阳坪全村，竟会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汪洋，不但人畜什物漂满水面，而且一个个的浪头打来，和那人坠水中噗咚噗咚呼救的一派惨声，

闹成一片。不禁激励他的慈善心肠，急忙回头将手向着大家乱挥道：“快快同我出去救人，快快同我出去救人。”

星冈本知父亲素存人饥我饥、人溺我溺的心理，不敢阻止，只好婉劝道：“父亲怎能禁此风浪，我们大家出去也是一样。”

竟希听说，大不服老，连连双手握了拳头，向空击着，跟着用劲喷开他那长髯，厉声地说道：“此刻就是有老虎在前，我也能几拳把它打死，何况救人！”

江氏接嘴道：“太公常在田里车水，懂得水性，公公不必阻拦。”王氏、郭氏也来插嘴说道：“我家现成有只载粪船只。快快坐了出去。”

竟希听说方才大喜，马上同了大家下楼，就在后门上船，江氏立在船头撑篙，直向大水之中射箭似的冲去。忽见竹亭、骥云兄弟两个不知如何碰在一起，也坐一只小船，急急忙忙地摇了回来。

竹亭一见全家都在船上，不觉大吓了一跳，忙问江氏道：“你们一起逃出，难道我家已被大水冲塌不成？”

江氏慌忙简单地告知一切。竟希即命两孙一同前去救人。话犹未说完，突见一具尸身余过船边，竟希正想自己俯身船外去救，亏得江氏自幼即知水性，又有几斛蛮力，她比竟希抢在先头，早将那尸拖上船头。星冈忙摸尸身胸际，尚有一点温气，急用手术，将他救活。

不料一连来了几个巨浪，竟将曾氏两船卷入浪中，立即船身朝天，人身落水。幸亏除了星冈一人，素在行医、未知水性外，其余的老少男女常在小河担水、田里车水，统统懂点水性；对于全村地势，何处高岸，何处水坑，又极熟悉，尚没什么危险。竟希站在水中，首先倡议，索性就在水中救人。大家自然赞同，连那星冈也在水中爬起跌倒发号施令，指挥儿媳各处救人。

那天恰是端节，日子还长，可以从容办事。又亏县官李公会鉴，得信较早，率领大队人马、多数船只赶来救灾。竹亭因与李公曾经见过几面，连忙赶去，趁此大上条陈。李公知道曾氏是良善人家，又见一班女眷都能如此仗义，忙请竟希同着女眷，到他官船之中休歇。竟希因见官府到临，有了主持人物，料定他的小辈也已乏力，只好答应。

哪知王氏婆媳三个因为单衣薄裳，浸在水中半天，弄得纤细毕露，难以见人，情愿坐了自家粪船，先行回家。星冈也说应该先行回去。只有竹亭一个，却在嘴上叽咕，怪着她们婆媳几个到底妇流，不识县官的抬举。王氏婆媳三个明明听见，不及辩白，径自坐船回家。

及至夜半，水始退净，大家方去收拾什物，整理器具，打扫水渍，一直闹到天亮，竟希祖孙父子四人方才回转。

竟希不问家中有无损失，又命竹亭出去募捐施赈，星冈出去挨家看病。后来救活数个人命，因此得了“善人曾家”之号。

又过月余，已是三伏。有天晚上，王氏因见翁夫儿子都已出去乘凉，方在房内洗上一个好澡，洗完之后，便叫江氏进房，帮同抬出澡盆，去到天井倾水。江氏抬着前面，王氏抬着后面，江氏只好倒退着抬出王氏卧房。刚刚走到天井，一眼瞥见那株虬藤，陡然变成一条腰粗十围、身长数丈、全身鳞甲的大蟒，直从屋檐之上挂将下来，似在阶上俯首吃水。只把江氏吓得顿时心胆俱碎，砰的一声，丢去手上澡盆，拖了她的婆婆，就向大门外面逃。

王氏未曾瞧见那蟒，自然不知就里，一边被她媳妇拖着奔跑，一边还在上气不接下气地问着媳妇：“如此慌张，究竟何事？”江氏此时哪有胆子答话，忙向门外跑去，不防对面恰巧走来一人，正和江氏撞了一个满怀。

江氏一见那人正是她的丈夫竹亭，连忙低声说道：“那株虬藤，真个变成了一条大蟒，你快不要进去。”竹亭性子素刚，不及答话，早已一脚奔入里面，仔细一看，何曾有条大蟒，只有那株虬藤映着月光，正在那儿随风飘荡，且有一股清香之气送到鼻边，正待唤进母亲妻子，江氏因不放心，早已蹑足蹑手悄悄地追踪跟入，躲在竹亭背后偷眼一看，那蟒忽又不见，忙去扶进婆婆。尚未立定，竹亭已在向江氏发话道：“你在见鬼吧。何处有条蟒蛇。下次切切不可再像这样地造言生事。”

江氏不愿辩白，自去提起澡盆，送回王氏卧房。等得竟希等人回来，王氏告知江氏瞧见大蟒之事，竟希听了点首出神，星冈、骥云听了疑信参半，竹亭仍不相信。

江氏以后虽不再提此话，可是她一个人再也不敢近那虬藤。王氏已知其意，即命江氏单在楼上缝紬全家的穿着，中馈之事改由郭氏担任。

原来曾家的宅子本只三楼三下，还是历代祖上相传下来的老屋。竟希生怕改造正屋伤了那株宝贝的老藤，因此只添馀屋，所以自己也住在靠近虬藤的楼下单屋。对面西屋，给予星冈夫妇居住。楼上东屋，给予竹亭夫妇居住。西边，给予骥云夫妇居住。

江氏安居楼下之后，身体较为清闲，即于次年，就是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那天的亥时，不声不响地安然产下一个头角峥嵘、声音洪亮的男孩，此孩子

即是曾文正公。

这年竟希恰巧七十，因是四世见面，自然万分高兴。便又记起产母曾见大蟒，料定此子必有来历，便将官名取作国藩二字，也是望他大发，好替国家做事之意。接见国藩满月之后，满身生有鳞癣，无论如何医治，不能有效，又以涤生为字、伯涵为号。

又过几年，江氏续生三子二女。那时竟希业已逝世，即由星冈将他次孙取名国潢，字叫澄侯；四孙取名国荃，字叫沅甫；五孙取名叫国葆，字叫事恒；两个孙女，长名润姑，幼名湄姑。又因次子骥云也生一子，取名国华，字叫温甫，排行第三。

国藩长至八岁，满身鳞癣之疾愈加厉害，还是小事，最奇怪的是，两试掌上，并无一条纹路。非但曾氏全家个个莫明其妙，就是一班相家都也不能举出什么例子，只有混而沌之说是大贵之相罢了。这年国藩已在村中私塾念书，有天放学回家，把他一张小嘴嘟得老高。江氏爱子情切，未免一吓，忙问这般样儿，为着甚事。

国藩方始愤然地答道：“今天先生的一个朋友硬说孩儿手上没有纹路，不是读书种子。孩儿和他辩驳几句，他又挖苦孩儿，说是要么只有前去只手擎天，若要三考出身，万万莫想。”

江氏听毕，一把将国藩抱入怀内，笑着抚摩他的脑袋说道：“这是我儿的一个预兆，将来果有这天，我儿还得好好地谢他。”

国藩听了母亲教训，以后真的万分用功。哪知一读十年，学业虽然有进，可惜每试不售。直至二十三岁，道光十三年那一年，有位岳镇南学使按临到来，方才进了一名秀才。同案欧阳柄钧，钦佩国藩的才学品行，自愿将他胞姊欧阳氏配给国藩。星冈父子因见门当户对，也就应允，即日迎娶。那时国藩正当青年，欧阳氏又是一位少妇，闺房之乐，异乎寻常，郎舅二人，也极情投意合。

有一天，柄钧匆匆地自城来乡，要约国藩进城，替他办桩秘事，国藩当即答应。及至入城，柄钧即同国藩走入一个名叫鄢三姊的土娼家中。国藩曾在县考的时候，已由几个窗友陪他到过几处，都因不是上等名花，难入才人之目，因此淡了游兴。

及到此地，虽未看见主人，但见一切的陈设幽雅，已合那副屋小于舟、春深似海的对联，不禁一喜，便笑问柄钧道：“你把我没头没脑地拖来此地作甚，

此地又是什么所在？”

柄钩轻轻地说道：“此家有一对姊妹花，姊姊叫作春燕，妹妹叫作秋鸿，秋鸿和我已有啮臂之盟，因她的生母，视鄙三姊为一株摇钱之树，我又不是王孙公子，量珠无术，特地请你来做一位说客，千万不可推却。”

国藩尚未答话，只听得远远的一阵环佩声喧，跟着一派香风吹至，使人肺腑一清。就在此时，帘幔启处，果然走出两位美人，柄钩即指一个较为丰硕的美人，对着国藩道：“这位便是我的爱人秋鸿。”又指一个弱不禁风的美人说道：“她是我的姊姊春燕。”春燕不待柄钩说毕，偷眼睨了国藩一眼，忽将一张妙靥微微地一红，半露羞涩之容，半现垂青之意。国藩本来没有迷花浪蝶的经验，一见春燕对他如此情景，不禁也把他的蛋脸一红，似乎比春燕还要加倍害臊。

春燕此时已知国藩尚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子弟，不便撩拨过甚，便向柄钩一笑道：“这位可是你的令姊丈曾涤生相公么？”

柄钩含笑点首答应道：“他正是我的姊丈，我此刻急于要和你们妹子商量几句紧要私语，就请春燕姊姊陪我姊丈在此闲谈一会。”柄钩说着，也不再管春燕许可与否，便和秋鸿二人手挽手地踱入里面而去。春燕一见左右无人，方和国藩寒暄起来，起初是春燕问十句，国藩只答一句；后来问几句答一句；最后是问一句答一句了。二人谈得渐渐入港，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

春燕忽又懒洋洋地瞄上国藩一眼道：“我的妹子，有君来做说客，大概可以如她之愿，终身有靠的了。”说着又以绣巾掩口，嫣然一笑地低声问着国藩道：“君的尊夫人，究竟娶了多少日子，可否请君见告，我还有几句私语，要想和君细说。”正是：

方羨有情成眷属，
不期无福待神仙。

不知国藩怎样答法，且见下文。

第二回

嵌字联生离死别 落叶赋阴错阳差

国藩既见春燕人已十分妩媚，言辞又很知轻识重，此刻忽又问及他那新夫人的结缡日期，料定这本试卷又被这位女考官取中，心下一个舒服，便老实地告知家中景况。

春燕听毕，正待也将她的肺腑之话说出，忽听她的未来妹夫欧阳柄钧，已在里面唤着国藩进去，即对国藩抿嘴一笑道：“你且进去商量好了他们之事，我们俩再细谈吧。”

国藩一个人走入里面一会，方同柄钧、秋鸿两个一起出来，可巧鄢三姊已从街上购物回来。柄钧先将国藩介绍见过鄢三姊，互相寒暄一阵，国藩始请鄢三姊去至内室，就把他刚才和柄钧、秋鸿预先商议之话，委委曲曲地陈述给鄢三姊听了。

鄢三姊的初意，原想在她次女身上得笔大大的身价。此时因见国藩前来说项，说是柄钧目下手头虽窘，将来必能发迹，既做他的外室泰水，眼光需要放远，后来自然享福不尽。鄢三姊听得这般讲法，心里已有一半答应，再加方才瞧见她的大女，虽然坐得离开国藩好远，却把她的一双眼睛只向国藩脸上一瞄一瞄的，又知大女已经瞧上国藩。国藩也是新科秀才，曾家又有善人之号，这